



花火
心动系列 03



追你， 不如算计你

准拟佳期 著

ZHUINI, BURUSUANJIJI.



天上掉下个妖孽男，
是扑倒，还是快跑？！

绝世面瘫安公子大战空前迷糊苏小白
明“骚”易躲，暗“贱”难防

花火新晋实力派写手 准拟佳期 奠基之作，热恋起航
喜欢我就明说嘛，公子，面瘫是病，得治！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心动
全城热恋
系列 3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追你，不如算计你 / 准拟佳期著. — 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7
(全城热恋心动系列/苏瑶主编)
ISBN 978-7-5443-3949-0

I. ①追… II. ①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5023号

全城热恋心动系列 追你，不如算计你

丛书主编：苏瑶 本册：准拟佳期 著

责任编辑：康云生

出版统筹：古 华 吴 琼

装帧设计：黄 梅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地 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 编：570216

电 话：0898-66830929（海口）

0731-84863905（长沙）

网 址：<http://www.hncbs.cn>

印刷装订：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9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43-3949-0

定 价：158.40元（共八册）

花火工作室长篇出版征稿启事

花火工作室向所有文学爱好者诚征各类小说稿，待遇优厚，具体事宜如下：

一、《花火》青春文学类（主打）

1. 青春微凉系列

要求：以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成长经历为主，感情真实，情节曲折，有催泪功能，题材新颖。

关键字：催泪 曲折 青春校园

适合读者群：14~25岁

字数：10万~30万

2. 青春暖爱系列

要求：感情温暖，情节轻松，最好结局是圆满的，就算是错过的结局，也要是值得原谅和温暖感恩的。文字细腻优美。

关键字：暖爱 轻松 细腻 团圆

适合读者群：14~25岁

字数：10万~18万

二、《飞·魔幻》文学类

1. 古代言情系列

要求：架设在某个历史场景的故事，包括穿越，也包括民国题材。可以用比较新颖娱乐现代的手法来写人物的命运，情节有冲击力有可读性，节奏快而语言通俗。

关键字：复古 言情 曲折 穿越

适合读者群：16~25岁

字数：12万~40万

2. 魔幻文学系列

要求：天马行空的想象，情节搞笑轻松，一波三折。给人意料之外的结局和尖叫连连的惊喜，背景现代古代均可。

关键字：魔幻 搞笑 出人意料

适合读者群：14~22岁

字数：8万~18万

三、其他文学类

要求：题材新颖，字数不限。

注意事项：

1. 作品须为传统媒体原创首发，网络媒体可连载过部分；拒绝抄袭和剽窃。
2. 需提供作品简介和大纲（300~1000字）、作者简介、全文计划字数、目前字数、预计完稿时间等信息。
3. 标明所投栏目和字数。
4. 请附联系方式，如：QQ、MSN、电话、地址、E-mail。
5. 全文前3万~5万字，如适合出版会进一步联系作者要求看全文。
6. 稿费标准：一经采用，与作者协商签订出版合同，稿酬从优。
7. 来稿在半个月之内回复初审结果。
8. 作品请发至以下官方邮箱：
merrybook1@163.com
或登录官方网站www.s-merry.com长篇投稿板块

目录

ZHUINI, BURU SUANJI NI

第一章 天上掉下个安公子 001

019 第二章 闰土小丫鬟

第三章 腹黑上司，我要辞职！ 037

053 第四章 难道真的暗恋我？

第五章 明“骚”易躲，暗“贱”难防 071

089 第六章 出差就出差，公子，别靠那么近

第七章 各种坑蒙拐骗加算计 107

125 第八章 跟了黄世仁

目录

ZHUINI, BURU SUANJI NI

第九章 传说中的潜规则 143
159 第十章 愚人节，“愚人”还是“愚己”？

第十一章 要命的绯闻 177

201 第十二章 男人心，海底针

第十三章 被强吻了！ 215

233 第十四章 一只狗引发的血案

第十五章 求婚不是那么简单的 255

269 第十六章 安公子大战苏小白

第一章



天上掉下个安公子

ZHUANG, BURU SUANJI NI
ZHUINI, BURU SUANJI NI

纪开来同志打来电话时，我正在图书馆跟唐维琴你侬我侬，所以在感觉到自己电话振动的时候，我心里是天大的不愉快，一看到来电显示之后，我心里又是天大的哀怨。

“苏润！你赶紧回家，有好事儿！”

纪开来同志每次打电话都跟吃饱了撑着一样，那叫一个中气十足，以至于，透过我的电话，已经有许多人听到了。我尴尬地对周围的同学笑了笑，然后小声跟唐维琴说：“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唐维琴用他那整齐的小贝齿，咬了咬他那朱红的嘴唇，轻轻地点头，站起身来冲着大家三鞠躬，嘴里念叨着：“对不起，打扰各位了。”

我赞许地看了看唐维琴，拍了拍他的屁股，对他笑了笑。

唐维琴的脸一下子红了，煞是可爱。

紧接着听到了许多声叹息，源自于这图书馆里的同学们。我不屑地翻了个白眼，拉着唐维琴坐下，甜甜地对他笑了笑：“维琴哥哥，咱们中午吃什么呀？”

唐维琴的背突然僵直，那精致的小白脸又白了几分，嘴角还有些抽搐。

我冷下脸来，刚想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就听到电话里纪开来同志吼了一声：“苏润！你赶紧回家，明天再跟我女婿亲热！”

唐维琴的脸刷地一下变番茄了，周遭同学的羡慕嫉妒恨的眼神刷地一下投递过来，我面不改色地瞥了大伙一眼，然后冲着电话甜甜地一笑，软软的说了句：“母亲大人，小女立刻回家，呵呵呵……”

只听电话那头纪开来同志对苏轼同志吼了一声：“今天苏润出门，你没让她吃药是不是？！”

我迅速地挂了电话：“维琴，我有事先回家了。你一个人看书吧，别忘了，下午有刘教授的古汉语，你去帮我听，别忘了做笔记。”

唐维琴点了点头，一副乖巧的小媳妇模样。

我忍不住笑了，捏了捏他的脸蛋，他的脸红到了脖子，低声说道：“苏润，别这样。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不以为然，站起来收拾东西走了，顺便接受了众人恶狠狠的目光。

我们家跟唐家是世交，唐维琴跟我也自然而然地是青梅竹马，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一直同学，原本这样纯洁的男女关系，在大二的那一年被打破了。

似乎就是一瞬间，唐维琴身边的女生一窝蜂地递情书了，然后他摇身一变，从替补校草成为了正式校草。我一打听才知道，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学长顺利毕业了，校草这顶帽子就落在了唐维琴的小脑袋上。

这让当时的我始料不及，所以在第二天晚上，我就把唐维琴叫到了小树林里，强行成为了他的女朋友。当然，我没对他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不过是恐吓了他几句，他就从了我。

为此，我遭受到了数以万计的白眼，让我深深地感觉到，被嫉妒的滋味是如此美妙！

回到“优游磨茶”我才知道，纪开来同志如此火急火燎地叫我回来，是因为店里的服务员闹幺蛾子了，甩手不干了，这才想起来，还有我这么个女儿。

“优游磨茶”是我妈开的糕点店，十几平方米的店面，装修风格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四张桌子，几个柜台。这店在我出生之前就开了，从我有记忆以来，就是半死不活的模样。奇迹般的是，垂死挣扎了这些年，也没有关门大吉。

柜台前放了两个旅行箱，旁边站着我的父母。我一愣，立马转身，刚准备撒腿跑，我妈就一把揪住我的后衣领，用力地一拽，我就被甩到柜台里面去，惊魂未定，就看见我爸妈拉起旅行箱就跑了，只丢给我一句：“糕点我做了很多份，在厨房里，你一周之内卖出去！我跟你爸去丽江了！”

“哎！哎哎……”我“哎”了半天，最后只能说一句，“哎哟我的妈呀，你可真够精明的啊！”

到了厨房一看，的确是一大堆糕点，纪开来同志也真是对自己的手



艺有信心，这也想让我一周之内卖出去？只怕是放到过期，也卖不出去。

我自己妈的手艺我知道，这店的生意跟她的手艺完全挂钩，多少年来，过来买糕点的也就是街坊邻居，他们来也都是因为相处的时间久了，不好意思不买。

要说我们家也是书香门第，从我爷爷给我爸爸取名苏轼就看得出来，与大文豪同名，我爷爷是希望我爸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爸却毅然决然地舍弃了文弱书生的名号，投身于修车的行列。

街角的那家能把轿车修理成三轮车，能把三轮车修理成自行车，能把自行车修理成轮椅的修车铺，就是我爸开的。

如此说来，我爸妈也算是天生一对。

我出生的时候，也是给家里带来了希望的，我们苏家九代单传，我奶奶就希望我是个男孩，但是我妈在医院里奋斗了一夜，就生了我这么个没把儿的女儿，我奶奶当时恨不得钻到我妈肚子里，看看我身上少的那一块肉是不是还没出来。

几乎是从那时候开始，这婆媳之间感情一落千丈，差一点老死不相往来。而我就成了个不待见的主儿，以至于，直到人家来落实户口，我爸妈才想起来，我还没有名字。

那天，我爸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突然从唐维琴家的厕所拿了本书回来——为什么去唐维琴他们家呢？

那是因为，老唐是个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就喜欢在厕所里读书，他所有的藏书都放在厕所里，没事儿就蹲在里面看上半天。

那个时候还没有卫生纸，他老婆上厕所的时候，就顺手撕一页来用，以致他每次看书都觉得，跟上次看的接不上。

而我爸去的那次，正好看到一本鲁迅的《故乡》，我爸那犀利的眼睛，一下子看到了闰土这个名字，顿时充满了好感。于是立刻去了派出所户籍科，说他们家女儿叫苏闰土。

当时管理户口的是唐维琴他妈，当即就一溜烟地跑到我们家，也不知道是哭着还是笑着冲着我妈喊“可不得了了！你们家姑娘叫闰土啊！”

啊哈哈哈……”

我妈当时一听就急了，拎着两把菜刀就找我爸去了。

我爸当时脸都绿了，舌头都开始打结：“老婆，有话好说！”

我妈扔了一把菜刀给他，另外一把架在自己脖子上，兰花指一翘，眼眶一红：“苏轼！我告诉你，你要是敢给我女儿起名字叫闰土，我就跟你同归于尽！”

我爸当时据理力争，他认为闰土这个名字好极了，是从书上看来的，鲁迅的朋友都叫这个名字，鲁迅是谁啊，大文学家啊，他朋友能没出息吗？

我妈一听，冲过去就开始跟我爸扭打，我爸当然不是我妈的对手，眼看这男性尊严就要被践踏得连渣都不剩了，我爸大喊一声：“叫老唐来评理！”

唐维琴他妈把事情的经过跟老唐讲了一遍，老唐叹了口气，最后说道：“这么水灵的女娃，就叫苏润吧，也别叫闰土了。三点水的润！”

这些事是唐维琴他妈告诉唐维琴的，然后唐维琴又告诉了我，我这个人从小就知恩图报，唐叔叔我没办法感谢，那我只能感谢唐维琴了。自此以后，他大小事情都是我帮他出头，包括上学路上，他妈妈偷偷给他塞的几块糖，最后都是落入我的嘴里，我这人善良，我就怕他糖吃多了牙疼。

做好事不留名，我一直都不让唐维琴告诉别人我帮了他那么多忙。而唐维琴也十分听我的话，一直默默地跟在我后面，做一个精致的瓷娃娃，只是我某一天冷不丁一回头，那个需要我保护的瓷娃娃，已经比我高了大半个头，已经出落得那样好看。

以至于后来，在唐维琴还不是我男友的那一段时间，我对这个瓷娃娃都横眉冷对的，恨不得冲过去抓花了他的脸蛋，捶打他的胸口，哭天抢地地喊：“让你长得比我看！”

我趴在柜台上看唐维琴给我从他爸那儿顺手摸来的书，看到关键时

刻少了几页，看来他妈还是没有舍弃这个撕书的爱好。百无聊赖之际，就开始犯困，脑袋一垂，趴在柜台上睡着了。

“小姐，我要买绿豆糕。”

我一定是在做梦，如此好听的男声，像是装了沙子的铃铛，被风吹过，发出清脆又沙哑的声音。

“小姐，我要买绿豆糕！”

我肯定是在做梦，怎么可能有陌生人来买我妈的绿豆糕呢？

啪，有人猛地在柜台上拍了一下，吼了一声：“小姐！”

与此同时，一道闪电划过，瞬间撕裂了天空，然后是咔嚓的一声响雷。我一惊，整个人清醒了过来，噌地一下坐直了身体，嘴角还不雅观地流着口水，胡乱摸了一下之后，惊慌地问道：“小姐？什么什么？我们可是正经的生意人！”

“我要买绿豆糕。”

我嘴巴一快，直接骂道：“你没病吧你？！”

那人愣了一下：“这里难道不是点心店吗？到点心店买绿豆糕，犯法？”

我这才大梦初醒一般的看清来人，这一看不要紧，我简直是目瞪口呆。我更加确定了，这男人有毛病！不然，如此好看的一个男人，怎么就想不开，要吃我妈做的绿豆糕？

我瞥了一眼外面，电闪雷鸣，心想：该不会是老天爷也觉得，我妈这点心店不该再继续为祸人间了吧！我又迅速地扫视了一圈，想看看店里什么值钱，我好拿了直接跑，至少也得为我妈保留一点最后的资本。

但是我看来看去，目光就落在了眼前的这个男人身上，估计这店里也就他最值钱了。他长得真似一个褒姒，真像一个妲己。那男人注意到我的目光，顿时向后退了几步，那表情，简直像是我要对他做点什么一样。

我鼻子里哼了一声，颇为不屑，我好歹也是个姑娘家，就算我要做什么，我也得先下点迷药啊！不然，我哪里打得过他。

那男人抖了抖，问道：“有热咖啡吗？”

我眼皮都没抬一下，随口应道：“这个季节卖冷饮。”

男人皱了眉头：“能弄点热的喝吗？”

我摇了摇头。

那男人似乎有些不悦：“什么都没有还开店？！”

我这人向来是欺软不怕硬，拍了下柜台：“谁跟你说过，什么都没有，就不能开店了？你不想买东西，就赶紧离开！没人留你吃饭！”

他气鼓鼓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找了个位置坐下来，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我吃了一惊，他瞥了我一眼，唇角微微上扬，那表情，绝对是在嘲笑我：你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吧？你瞧你震惊的样子。

他将外套用力拧了一下，拧出了一摊水来，滴滴答答的落在地上。然后用力地一抖衣服，扔在了椅子上，又去解衬衣的扣子。

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按住了他的手说道：“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你可不能再脱了！”

他看着我也是一愣，说：“你想什么呢？我就是松松领带而已。”

我一听，自己吃瘪了，心里老大的不痛快：你跟我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共处一室，外面还电闪雷鸣的，你还没一点歪念头，你还是个男人吗？！

旋即，我被我这彪悍的想法给吓了一跳，脸不红心不跳地指着地上那一摊水说道：“你把我的地给弄脏了！”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不知道那眼神该不该用“渴望”来形容，他对我说：“去给我弄点吃的跟喝的来。”

我瞪他一眼，愤愤不平地转身去取了绿豆糕和一杯柠檬汁，倒柠檬汁的时候我还问他：“加冰吗？”

他的牙齿都在打战，可见真的是太冷了。他该是被大雨淋湿了，不然也不会躲到我这店里来，只是我有点奇怪，这人衣冠楚楚的，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呢？

端了食物给他之后，我又坐在柜台后面看书，偶尔抬头看他一眼。

他大概是肚子饿了，拿了一块绿豆糕放在嘴里，用力地咬了一下，绿豆糕丝毫未损，他又用力咬，反复地折腾着。

我看了直想笑，又不得不崇拜起我妈来：亲娘啊，您到底在绿豆糕里放了什么啊？

好不容易，他吃了一块糕点，大概觉得噎得慌，凑合着喝了半杯柠檬汁，似笑非笑地看向我，说：“这一片要拆迁了，你们家可以跟施工队商量一下，他们也别买什么砖头了，我觉得你们家的绿豆糕就挺好，比砖头强多了。”

我一听，觉得这也是桩可行的生意，银票那狗窝还真是用卖不出去的绿豆糕做的，好几年了也没倒。

转念一想，他刚才说拆迁？忙又问他：“你是谁？什么拆迁？这片儿要拆了？”

他笑了笑说：“我随口一说，别在意。”

我翻了个白眼：“这种事不能随便说！”

这是厂里分的房子，街坊邻居在这里住了大半个世纪了，要是真拆迁的话，谁舍得？

这寂静的店里突然听到咕噜一声，我看向了他，他捂着自己的肚子，一脸的窘相，问我：“洗手间在哪里？！”

我给他指了指，他迅速冲了进去。

十几分钟之后，他回到我的面前，张了张嘴，估计是要对我进行点什么人道主义教育，却不料肚子又开始作祟。

如此反复跑了十几趟，他面如菜色，最后一次出来时，瞪了我一眼说道：“你的食物有问题！”

我点了点头：“你非要吃，我拦不住。”

他勉强地舔了舔嘴唇，但那里仍旧苍白，我恬不知耻地觉得他这个动作还挺性感。他说：“送我去医院！”

我摇了摇头：“我身上没钱。”

他忍着怒气，软绵绵地说道：“我有！”

我顿时眉开眼笑，冲过去扶他，顺便翻着他的口袋，他还想挣扎，只是浑身没有力气，一碰到我就瘫软在我身上，我当时只顾着找钱，根本没在意他口唇发青的样子。

这家伙可真有钱，都是红色的大票子，连一张绿的都没有，我拿了一张出来，又去收银机里拿了六十元塞进他钱包里，突然发现钱包里的金色名片——安随遇，这个名字十分的熟悉。

我的小脑袋想来想去，终于想起来了，顿时拍了拍他的脸蛋：“风云学长！可让我逮着你了！”

这就是让我们家维琴成为校草的罪魁祸首啊！

“你说你毕业那么早做什么？要不是你毕业了，我们家维琴也用不着去做什么校草，他不是校草，就不会有那么多小女生喜欢他！”

我正滔滔不绝呢，就听他有气无力地说了句：“再不送我去医院，我就告你！”

我这个人最不怕的就是威胁。以前我跟唐维琴如胶似漆的时候，不知道多少小女生来威胁我：“你再纠缠维琴，我们就不客气了。”

对于从小到大受过无数次威胁的我来说，安随遇的这个威胁，根本就不算什么，完全属于小菜一碟当中的咸菜。

我撇了撇嘴，刚想发表点不畏恶势力的言论，就听到安随遇虚弱地说道：“我要给食品安全局打电话，我要投诉你们。”

一听到某某安全局，我的脑子顿时就空白一片了。然后出现了“优游磨茶”因为食品不合格，闹出人命而倒闭的画面，紧接着就是我妈拿着当年追杀我爸用的菜刀来追杀我，按照我现在的战斗力，显然是斗不过我妈的。

所以我当即抱紧了安随遇，大喊了一声：“安公子你可不能死啊！”

安随遇似乎翻了个白眼，然后直接晕了过去，整个人的重量压在了我的身上。

后来，安随遇告诉我，当时我的一声“安公子”，让他差一点抽搐

了，他完全没想到我有琼瑶的天赋。

好不容易将安随遇弄到了医院，医生给他洗了胃，然后安排了一间病房住下。安随遇还在睡着，我作为肇事者也不能离开，我就怕他醒来以后真的去投诉我们。于是坐在他的病床前，双手支着下巴，仰头看吊瓶里的液体滴答滴答地流下来。

我困得上下眼皮直打架，马上就要梦见美男去了，突然听到有人喊我：“我口渴了，你去帮我买点水回来。”

我回头看了安随遇一眼，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你让我去？”

安随遇点了点头：“就买 Evian，估计超市里有卖。”

“什么？”我侧了耳朵过去。

安随遇原本很虚弱，听我这么问勉强地大声了一些：“Evian。”

“什么呀？”我又问。

“Evian！”安随遇几乎是喊了出来，险些引来虎背熊腰的小护士。

我揉了揉耳朵，瞪了他一眼：“我不是聋子，我听得到！我是问你什么意思。”

安随遇一脸的黑线，他也觉得自己刚才失态了，于是恢复了林妹妹的状态，苍白着脸说道：“也叫依云。”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好好的中国话不说，非得跟我说“鸟语”，这不是吃饱了撑着吗！

“等着吧！”

闷闷不乐地从病房里出来，找了个护士问附近哪里有超市，又按照护士说的，找到了沃尔玛。

转了好几圈，才找到安随遇说的依云矿泉水，挺小的一瓶，挺不起眼的一个包装。我心想，这人真是有毛病，放着“农夫山泉有点甜”不喝，非得喝这么个玩意。抱着鄙夷的心情，顺手拿了四瓶，绕到食品区，顺便给他买了点吃的。

毕竟他食物中毒是因为我妈的糕点，拉肚子脱水也挺可怜的，我心一软，买了一大堆的零食，只是去结账的时候傻眼了——一百多块钱！